

25-65.45
S11a1
1
66

LES ROMANESQUES
DE SARTRE

让-保罗·萨特著

萨特小说集

亚丁 郑永慧等译

JEAN-PAUL SARTRE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编 者 序

让-保罗·萨特(1905—1980)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。他的一生留下大量思想深刻、内容丰富的作品,涉及小说、戏剧、评论、哲学等多种形式,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,这使得萨特拥有众多读者,也使得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。

作为一生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,萨特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。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,刚满周岁,父亲因患亚洲热病离开人世。母亲无职业,没有收入,幼小的萨特随母亲回到巴黎西郊默尔特外祖父家生活。萨特的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,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。3岁时,萨特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,继而失明,5岁时就戴上了眼镜,但他天资聪颖,4岁时便开始连猜带蒙地读书了,7岁不到,就读了莫泊桑、高乃依、伏尔泰、雨果、福楼拜等许多作家的作品。1915年,10岁的萨特进入亨利四世学校读六年级,后因母亲改嫁,随继父西迁法国港口城市罗舍尔就读,1920年又回到巴黎转入亨利四世学校。1924年,萨特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,专攻哲学。这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师范学府是近代法兰西思想家的摇

篮,是柏格森、丹纳、罗曼·罗兰的母校。萨特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。他勤奋学习,博览群书,还结识了让-伊波利特、列维-斯特劳等,他们后来都是法兰西思想界的风云人物。

萨特的学业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。1928年毕业,萨特参加中学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竟失败了。1929年后,萨特再次参加会考,名列前茅,就在这次会考中,他结识了一起来参加会考的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。从此,她就成了萨特最亲密、最忠实的伴侣。经短期服役后,于1931年到1933年,萨特被委任到外省勒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。但萨特对当时法国的哲学状况一直不满意,经好友介绍又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一年,研究胡塞尔、海德格尔学说。在这极为关键的一年里,萨特开始初步形成存在主义思想体系。从德国回来后,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,在课余则拼命地读书并开始大量地写作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萨特平静的学术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。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,萨特可以说远离政治,对政治不感兴趣,他的著作也都偏重于心理分析,侧重于“自我”内心情感的描述。而战后,萨特就不再只满足于作内在的心理分析了,他具有强烈的介入政治的意识,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活动。萨特应召入伍,于1940年在前线被俘。1941年获释后,他辗转回到巴黎,一面教学,一面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。萨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产生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写作。在这期间,他发表了许多作品,同时,他与左派知识分子梅洛·庞蒂、波伏娃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了一个名为“社会主义和自由”的团体进行活动。二战结束后不久,萨特和梅洛·庞蒂、阿隆、波伏娃创办了《现代》杂

志,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。从此,萨特辞去教职,成为一位职业作家,活跃在法国和世界政治、文化舞台上。

萨特的一生在精神生活领域给人类留下的财富是极为丰富的。作为哲学家,萨特继承胡塞尔、海德格尔的学说,并又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。其中《影象论》(1936)、《自我的超越性》(1937)、《情绪理论纲要》(1936)、《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“意向性”》(1939)等著作,反映了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,企图寻找一条从事情本身出发的对意识与存在、意识与自我关系的新的解释,并为后来他的哲学巨著《存在与虚无》的完成做了理论的准备。1943年《存在与虚无》一书的出版则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,他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和哲学词语述说对世界的理解:人即自为的存在,具有超越的特性,他永远处在变化中,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。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,“自为的存在”就不像“自在的存在”那样是一种“是其所是”的存在,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“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”面貌的存在,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,将来并未存在,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,实际上是一个虚无。因此,人注定是自由的,自由是人的宿命,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,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,人赋予对象以意义,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。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(1945)是萨特为反驳外界对存在主义的批评而作的一篇著名讲演,提出并论证了“存在先于本质”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。《辩证理性批判》(1960)是萨特晚期的代表作,对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总结,声称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,而只不过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

一种思想体系。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,但由于教条化把一切具体的活动统统归结为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,使马克思主义不关心处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人,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欠缺,使得存在主义得以存在。他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,使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,并声称要用“人学辩证法”代替“唯物辩证法”。

萨特也是文学家,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厌恶》,短篇小说《墙》,长篇小说《自由之路》和自传体小说《文字生涯》,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。其中《厌恶》(1938)是他的第一部小说,他通过主人公——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·洛根丁,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感受,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。长篇三部曲《自由之路》,第一部《理智之年》和第二部《延缓》都发表于1945年,第三部《心灵之死》发表于1949年。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,萨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岁月为背景,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,揭示他的“自由选择”的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。《文字生涯》(1964)是萨特的自传,萨特以生动、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他童年的经历,深刻地分析了这不平常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。萨特戏剧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。他一生留下了九个剧本,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如著名剧本《苍蝇》(1943),是根据埃斯库罗斯的悲剧《俄瑞斯忒斯》三部曲改编,描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。萨特通过主人翁俄瑞斯忒斯向世人宣告,人们要保持尊严,维护他们自由的权利。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做了英雄的自由选择而成为英雄的人物,这在当时无异是法兰西

同胞发出的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抗议,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。哲理剧《禁闭》(1945),也阐释了“自由选择”的主题。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行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,在地狱里相互纠缠、相互矛盾冲突、相互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,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,即做卑劣的自我选择,则人们就会处在“他人即地狱”的状态,将遭受不堪的折磨,又不能自拔。文艺评论上,萨特著有《什么是文学》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《波德莱尔》、《谢奈》和《福楼拜》,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

萨特也是政治活动家,在现代社会生活中,他成了人类正义的捍卫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。萨特曾积极投入营救亨利·马丁的活动,马丁是因散发反对印支战争传单被捕的,萨特把马丁事件和18世纪“卡拉事件”^①相比并为此四处奔走,后当局迫于群众舆论只得将马丁释放。萨特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侵略,为此,他的住所曾两次被右翼分子炸毁。萨特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,声明这纯系个人的原因,因为他“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”;萨特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,参与并主持宣判美国侵略越南的“罗素法庭”。萨特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,他借参加《苍蝇》和《脏手》两剧在捷克首演式之际,勇敢地走上舞台,公开申讨前苏联的这种入侵行为。当法国左派的《人民事业报》受到政

① 卡拉事件是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哄动欧州的冤案: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缢,有人诬告是卡拉因儿子要改宗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的。于是,教会逮捕了卡拉,并施以车裂极刑,然后又当众焚尸。教会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激怒了伏尔泰,他挺身而出,为无辜的卡拉伸张正义,最后迫使最高法院撤销原判,卡拉的冤案得到昭雪。

府压制时，他挺身而出，亲自走上街头叫卖，并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“五月风暴”，认为应该对学生们用一切手段逃避异化制度的意愿表示赞赏。萨特东奔西走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忙碌者，留下了政治评论集《境况种种》十卷之多。萨特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东西方和解，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、不谋私利、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。正因如此，他被世界进步力量的朋友誉为“20世纪人类的良心”。

总之，对萨特这样一位被誉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家，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精神营养是丰富的。本文集的编辑，力求较为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萨特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成果，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国内是第一次翻译出版。法国伽俐玛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一定意义上说，本文集也是中法友谊的结晶和象征。安徽文艺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繁重、细致的工作，许多专家、学者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，在此，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理智之年^①

亚 丁 译

① 这是萨特长篇小说《自由之路》三部曲的第一部。发表于1945年。全书通过极平凡的生活小事，深刻地描绘法国社会风情和人和人的关系——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之后的空虚、无聊和要生存就要欺骗自己并讹诈别人的图景。——编者

凡尔萨吉多里大街上，一个大个子忽然抓住马跌的胳膊。这时对面的人行道上，正有一个警察转游着。

“给我点儿吧，老板，我饿。”那人生得眉眼紧凑，厚厚的嘴唇，浑身酒臭。

“您是想喝点什么吧？”马跌问他。

“我发誓，好伙计，”那人困难地说，“向你发誓。”

马跌从衣袋里摸到了一个——一百苏的硬币。

“我不管，你爱干嘛吧，给你。”他说，“我只不过是说一下。”

他把硬币给了他。

“你这样行事儿，”那人把身体靠在墙上，说，“真不错，我得给你一点祝愿，可是，我要祝你什么呢？”

他们两个想了想。马跌说：

“随你便吧！”

“那么，我祝你幸福吧！就这样。”那人说。

他得意地笑起来。马跌见警察向他们走来，有点为这人担心。

“很好，再见。”他说。他想走开，但那人又把他抓住了。

“这还不够，幸福，”他以一种油滑的腔调说，“这不够！”

“那你还要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想给你点什么。”

“我要以沿街乞讨的罪名把你关进监狱。”警察说。

警察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脸蛋红红的，尽力摆出一副严肃的面

孔。

“有半个小时了，你就在这儿找过路人的麻烦。”警察又加了一句，语调并不太确定。

“他没有乞讨，”马跌赶紧说，“我们说了几句话。”

警察耸了耸双肩，继续转游去了。那家伙令人担忧地歪扭着身子，他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警察。

“我找到要送你的东西啦！我给你一张马德里邮票吧！”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长方形硬纸片，递给马跌。马跌念道：

“C·N·T·加侯，宫菲德拉，埃让布拉尔二号^①，法兰西。无政府工团委员会，柏拉维尔大街四十一号，巴黎十九区。”地址下面贴着一张邮票，也是绿色的，盖着马德里的邮戳。马跌伸出手：

“多谢。”

“啊，你当心点！”那家伙生气地叫道，“这是……这可是马德里来的呀！”

马跌看看他：这家伙样子有些激动，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想表达自己。但最后，他泄了气，只简单地说：

“马德里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我想去那儿。我发誓。只是没有去成。”

他面色阴沉起来，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他慢慢地用手指去摸邮票。

“好了，你可以拿走啦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马跌走了几步，但那家伙又叫住他：

“喂！”

^① 此处为西班牙文地址。

“嗯？”马跌应了一声。那人从远处拿着那块一百苏的硬币给他看，说：

“有个小伙子刚给了我一百苏，我请你喝一杯朗姆酒。”

“今儿晚上不行。”

马跌离开了，心里隐约一阵遗憾。在他一生中，有一个时期，在酒吧间、在大街上他可跟任何人交往，谁都可以跟他喝上一杯。可现在，这不行了：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。这小子挺讨人喜欢，他想到马德里打仗。马跌加快了步子，心里烦闷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绿硬纸片，“这来自马德里，可这并不是寄给他的，该是什么人送给他的，他摸了半天之后才给我的。因为这是从马德里来的。”他又回忆起刚才那家伙的面孔，他看邮票时的那副样子：一副狂热的样子。马跌也一边迈着步子，一边看起那邮票来了。尔后，他又把硬纸片放进口袋里。这时一辆火车鸣了一声，马跌想道：“我老啦！”

十点二十五分，马跌来早了。他没有停步，甚至都没有抬头就走过了那座蓝色的房子。但是，他用眼角扫了那房子一眼。所有的窗子都黑着，除了杜弗太太的房间。玛尔赛拉还没有来得及把大门打开：她正弯腰在她母亲身上，以她那男性的动作在挂帐顶的大床上，为母亲把被子盖好。马跌忧郁地呆在那里，他正想：“到二十九号，我只剩下五百法郎了，一天平均三十法郎，甚至还不到，我怎么过呢？”他转过身来，按原路往回走。

杜弗太太房间的灯熄灭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玛尔赛拉房间的灯亮了。马跌穿过马路，沿着小店走过去，尽量避免让他的新鞋底发出声音。门虚掩着，他轻轻地推了一下，门吱一声开了。“星期三我要把小油瓶拿来，给门上点儿油，”他走进房子，关上门，在暗中脱下了鞋子。楼梯“吱吱”地响着，马跌十分小心地登上去，手中提着皮鞋。他每走一步，都用脚尖试探着脚下。“真有意思！”他想。

他还没有走到门前，玛尔赛拉就把门打开了。一缕粉红色的雾气夹杂着一股鸢尾香粉的气味冲出她的房间，在楼道里散布开来。她穿上了那件绿色的衬衫。马跌透过半透明的衬衫，看出她那肥胖而柔软的腰肢。马跌走进房间，总是觉得走进了一只贝壳。玛尔赛拉把门锁了。马跌走到壁橱前，打开橱子，把皮鞋放进去。随后，他望着玛尔赛拉，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。

“有什么不顺当的？”他轻声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玛尔赛拉也轻声说，“你呢，老伙计？”

“就是一分钱也没有了。除了这，都还好。”

他吻了她的脖子，吻了她的嘴。脖子一股龙涎香，而嘴还是每天那种烟草的气味。马跌脱衣服时，玛尔赛拉坐在床沿上看着自己的双腿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马跌问。

壁炉上有一张他没见过的照片。他走近了，看见上面是一个留着男孩儿头的瘦姑娘，正羞答答地强笑着。姑娘上身穿一件男式外套，脚下穿一双平底皮鞋。

“这是我。”玛尔赛拉头不抬地说。

马跌转过身来：玛尔赛拉把衬衫撩起来，露出两条肥大的腿，她向前躬着身子。马跌想象出她衬衫下面的肥大乳房在抖动。

“你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在一本影集里，日期是一九二八年夏天。”

马跌细心地把上衣叠好，放在壁橱里，在鞋子的旁边。他问道：

“你现在看家里的影集吗？”

“不看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，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想重新找到我一生中的旧物，在认识你以前是什么样子，当我很漂亮的时候。拿过来！”

马跌拿过照片。她从他手中夺过来。马跌坐在她身边。她战

抖了一下，躲开他点。她笑眯眯地看着照片。

“我那时多好玩呀。”她说。

那姑娘肢体呆板，倚靠在一座花园的栅栏上张着嘴，好像也在说：“多好玩！”同时一副笨拙的悠闲，同样一副缺少把握的大胆。只是她是年轻的，苗条的。

玛尔赛拉摇了摇头。

“好玩！好玩！这是在卢森堡公园照的。是一个学药剂的大学生给照的。你看我穿的那件上衣了吗？也是那天买的。因为下星期天要到枫丹白露^①去玩。我的天……”

肯定是出了什么事，她的举动从来也没有这么激动，声调从来也没有这么强硬和男性气。她在床沿上坐着，比裸体更糟，毫无袒护，就像一座大型彩瓷花瓶摆在粉红色的房间里。听她这么一口男人声地讲着，一股昏沉的强烈气味从她身上发出，倒不如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。马跌抓住她的双肩，把她拉向自己怀里：

“你惋惜那个时候？”

玛尔赛拉生硬地说：

“那个时候？才不呢。我只是惋惜我本应该有的那个生活。”

正当她刚刚开始进化学系学习时，疾病迫使她休学了。马跌心想：“她该不是在埋怨我吧。”他张口刚要问她，但他看见了她那双眼，于是便住了口。她神情忧郁而紧张地看着那照片。

“我发胖了，嗯？”

“对。”

她耸了耸双肩，把照片扔在床上。马跌心想：“倒是，她一生挺可悲的。”他想亲一下她的面颊，但她挣脱了。动作倒不生硬，脸上还挂一副神经质的笑。她说：

① 枫丹白露——巴黎郊外的公园区，景色十分宜人。

“十年过去啦!”

马跌想道:“我什么也没给予她。”每星期四个夜晚,他来看她,细细地对她讲述他所做的一切;她帮助他出主意,总是一副严肃的腔调,并稍带一点命令的口气。她常说:“别人代理我生活。”

他问道:“你昨天干嘛来着?你出门了?”

玛尔赛拉做了一个疲惫的动作:

“没有,我累了。我读了一会儿书,可妈妈总是来打搅我,为商店的事。”

“那今天呢?”

“今天我出去了。”她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说,“我感到一种需要,要走动一下,要用胳膊肘子去拨动别人。我一直走到凯狄大街,很开心。再说,我想见见昂德丽。”

“见到她了吗?”

“见了。聊了五分钟。当我从她家出来,天下起雨来了,六月天真是有意思。还有,人们真是太愚蠢了。我租了辆车就回来了。”

她又软软地问:

“你呢?”

马跌没心思回答,只是说:

“昨天,我在中学里教期末最后几节课。在雅克家吃晚饭,还像往常一样难受死了。今天早上,我到了财务科,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先预支点钱给我。好像不行。可是,在博维的时候,我总是可以和总务谈妥的。后来,见到了伊维琦。”

玛尔赛拉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。马跌不愿对她谈起伊维琦,便加一句道:

“她这会儿可难受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玛尔赛拉的声音变得硬朗起来,她的面孔变得富有理智和男

人气，活像一个肥胖的地中海东部人。马跌只用嘴唇讲道：

“她肯定考(烤)糊了。”

“你以前不还说她学习用功吗？”

“那……是呀！你要这么说，也算是，按她自己的方法呗。也就是说，整小时整小时地对着一本书，一动不动。可是，你知道她吗，特别不安分，就像疯子。十月份的时候，她对植物学还行。主考人还满意。可是，碰上了一个秃头的家伙，她觉得可笑，心想：‘我才不管什么腔肠动物呢！’这一下，那秃头家伙一句也没从她嘴里问出来。”

“这小娘儿们还真有意思。”玛尔赛拉心不在焉地说。

“不管怎么说吧，”马跌说道，“我怕她又来这么一手儿，要不给你胡乱鼓弄出点什么来，你等着瞧吧。”

这口气，这保护人的冷漠口气，难道不是谎言吗？一切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，他都说了。“可是，不单单有语言呐！”

他迟疑了一下，低下头，泄了气。玛尔赛拉完全知道他对伊维琦的感情，甚至都接受得了他爱她。她最终只苛求一件事：他必须用这种口气谈论伊维琦。马跌不住地抚摸着玛尔赛拉的后背，玛尔赛拉双眼皮开始相碰了：她喜欢让他抚摸后背，尤其从腰部一直到肩胛间。可突然她躲开了，脸色变冷了。马跌对她说：

“听着玛尔赛拉，伊维琦烤不烤糊我才不管呢！她那块材料当医生比我还差得远呢。无论如何，即便让她通过了统考，等碰上第一堂解剖课时，她也会翻白眼的。明年，我保证她连到学校都不去了。不过如果这一次考糟了，她得要点‘猫儿匪’。因为她考坏了后，她家里就不再让她学习了。”

玛尔赛拉用确定的口气问道：

“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样的‘猫儿匪’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说着，感到不自在。

“噢！老伙计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不敢承认，但你害怕她给自己来一枪。这真是富有浪漫味的恐怖。嘻！你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她的肉体吗？跟你说，我都害怕碰那个皮肤，手指一摸上去我心就慌。你尽胡猜乱想，那些生着这样皮肤的丫头们会去用手枪打自己吗？我完全想象得出来：瘫坐在一把椅子上，脸上披散着头发，面对着一把漂亮的白朗宁手枪发呆。俄罗斯人就是这样！至于别的，我绝对想象不出来！手枪——老伙计，是为了我们这些鳄鱼皮人用的。”

她说着把胳膊靠在马跌身上。马跌的皮肤比她的还要白。

“你看，尤其是我的皮肤，可以说是摩洛哥人了。”

她笑起来。

“你不觉得我具备所有的资格，把自己浑身钻满窟窿吗？我在设想一个极棒的小圆洞，满带着红色的花边钻在我的左胸上，这挺有意思嘛！”

她不停地笑，马跌用手堵住她的嘴。

“别出声，你会把老太太吵醒的。”

她不出声了，他对她说：

“你太神经质啦！”

她没有回答。马跌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。他爱这块肥厚的肉体，上面带有柔软的汗毛，就像无数根尖细的鬃发。玛尔赛拉一动不动，她盯着马跌的手。马跌最后把手挪开了。

“望着我，”他说。

他看了一下她那双描着眼圈的眼睛，从中发现了一个高傲并绝望的眼神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。”她说着转过头去。

和她在一块总是这样：她焦躁不安。再等一会儿，她就忍不住